

在先朝時

皇帝清問首以治國保民爲本其利亦云博哉今觀玄微真人
度師李公出處行已若易地則皆然爾於是乎書且爲門人作
詩追遠仙遊以極奔逸絕塵之想渺渺帝鄉乘白雲而何在依
依玄鶴抱黃石以空悲其辭曰

道之大原出於天柱史首探玄中玄後人依假土苴傳騰口取
說書百千祈禳服食金鼎鉛樓居紫清致神仙全真獨挾龜玉
筌徑以方寸爲福田七子大鑿疏河源龍章鳳質炳後先風聲
波動東海堧真人躍出原月山天稟至性虛靜專一物不獲乃
我愆黃流洶洶翻鱷貪噬不已垂飢涎汴人脫死常膠船葬

道藏輯要

甘水仙源錄

李

翼集三
XOL

之爾腹誠可冤先生有道光日躔手拂醉袖敗履穿鱷牙笑拔
鬚爲編濁浪蹴破爲澄淵遺黎北渡賴以全功成不居世愈賢
超出物表冥鴻翻千年喬木鬱紫煙以靈揭宮舍至言頭頭具
道道眼圓伐柯睨柯開蒙顛門人奉行周且旋如入鄭圃居漆
園至今遺照無徼邊皎焉靈臺霜月懸黃鶴一去不復還終南
太華空巍然金華元精萬古緣吁嗟世盲誰與痊山中瑤草空
芊芊何時真遊來羽軒赤霄望入崑崙巔我詩刻石不可護用
作華表歸來篇

鄧州重陽觀記

鄭亭麻九疇撰

夫李以冬實尼父書以爲異梨以秋花景佺引以自咎今榜觀以重陽李梨之類乎非也蓋物當落而再華者異乎天者也人已漓而再樸者同乎天者也同乎天者爲天道異乎天者爲人道夫天以氣論人以神論神得之於天神猶氣也天本陽肅物則爲陰矣人本陽接物則爲陰矣天雖暫陰俄反乎陽故天能常天人一逐陰而陽終不復故人不能常神且夫霜之落木曾幾旦晝而陽氣生於黃泉與夫人之大樸已散而放遜自若者豈不大異人能再樸如大凝而霆大昧而暎是則榜觀以重陽者其有以警夫柱下之門者乎柱下以樸爲陽故其言曰復歸於樸後世方士之談不與柱下合舍道而修術故以樸爲陽之道

道藏輯要

甘水仙源錄

圭

翼集三
X 文 8

說遂泯人之生也樸九而漓一則孩漓九而樸一則殆柱下之學其嬰兒之未孩乎樸非愚也樸猶素也未敗於五色樸猶淡也未爽於五味此冲陽之陽也苟舍是而求陽擊鼓而求亡子者也求陽以樸終南王重陽豈其人耶予不知其何如人見其門弟子曰王重陽諱喆字知明重陽其號也有文武藝當廢齊阜昌間脫落功名日酣於酒歲四十有八遇二異人得證立理彌復跌宕東邁瀕海從遊者眾旣而蛻於汴梁今鄧之鎮防營偏校王立登之蓬萊人幼嘗受誨於其徒自執干戈以衛邊藩蓋數十年今老矣思昔立言樂於恬退家之南有柱下古祠剪荆築垣乃建斯觀以重陽之門人王道賢韓鍊真劉志剛住持

之蒙國朝恩例得請其額仍其師之號以榜之其椽甍像器蔬
畦佃具工役之費凡二萬鏹皆王立爲之一日託其同門于志
慧吳通溫持予故人王萬山書求予文諸石旣不能拒乃取柱
下以樸爲陽之意以警之且爲之銘曰

樸爲氣母基無形無形之中陽所冥自從六鑿鑿竅成遂使晦
魄蝕陽晶何曾一刻收心兵蕉顛鹿倒醒未醒玄珠不覺沉滄
溟誰能卻作抱中嬰力挽蒼龍還太清粵有畸人黜聰明獨騎
元氣朝神京絳霄下瞰漢與星豈有微垓于宮庭陽之重兮大
樸盈後嗣作觀師其名嗟我有言空籟鳴無言之言乃真銘

燕京叔建玉清觀碑

甘水仙源錄

圭

真集三
八八八

道藏輯要

雲夢趙復撰

一介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則於人必有所濟古之君子抱負道
德不幸而不得有爲於時猶當行之一邑一鄉以盡已之職分
逮其必不得已則以活人爲己任昔陸宣公以仁義之學輔德
宗晚貶忠州關夔牖終日端坐其中書本草製藥物以惠州閩
之有疾疾者故參政范文正公常言堯願爲帝王師窮願爲良
醫仁者以經濟民物爲心蓋未嘗必天下以不遇而遂忘之也
燕有隱君子姓馬氏名天麟字君瑞志希其法名也世居上谷
之德興自其父祖以上皆以醫學起家而潛德不耀初金國大
定明昌中經理北邊桓州開大元帥府公之父以醫從行公時